

懷念偉大的禪師——葛榮居士

蕭式球

葛榮居士離我們而去了，這不單對香港的禪修界來說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對整個世界的禪修界來說也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葛榮居士是世上其中一位著名的禪修導師，他的風格是著重慈心禪的修習及將正念應用於日常生活。所以，和他接觸或相處的人都會感到他那股深厚的慈、悲、喜、捨氣質。還有，由於他恆持的正念，由我從斯里蘭卡跟他學習開始，至到在港舉辦了五年的禪修活動裏，無論台前幕後、山上山下、在公在私的所有場合中，都從不見他有一刻的瞋恚行為、貪欲行為、我慢(自我中心)行為的。他的教導方式隨機及靈活。在個別教授的時候，會因應不同性向的學員作出相應的教法，帶導學員去找出自己的問題所在，還有鼓勵學員去找出自己的優點。

葛榮居士的生存只是為了推動佛法及幫助他人，完全不會為“私我”著想。在與他一起的七年中不但從他的“言教”裏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也從他的“身教”裏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他使我親見有人能在行踐佛法中帶來崇高的心靈質素及解脫自在。有機會結識這位老師是我在學佛的道路中最大的助益；有機會邀請他來港指導禪修是我在各種推動佛法工作中最有意義的工作。

葛榮居士是一個很獨特的人：他的生活簡樸，經常帶著微笑，完全沒有架子，處處為他人著想，身、口、意行為十分柔和，從不批評他人；有時與他相處時會覺得他像一個孩子般，率直純真，沒有機心；另一方面，他卻是一個大忙人，無論在香港、外國或他的祖國斯里蘭卡，除了指導禪修外，其餘的時間都不斷有很多人私下去請教他或找他傾談，他的約會總是排得滿滿的。

從居士多個生活小節中可看到他內心世界的多個方面。他從不以老師自居，待我們香港的弟子就像朋友(善友)、父親(慈父)那般。他關心在港的弟子，亦關心世界各地的弟子，所以當每次他來港時我們總是替他預備一疊名信片和郵簡，待他有空的時候寫給他在世界各地的弟子及善知識。而當我收到他從外國寄來的信件時，內心也總有一份十分溫馨的感覺。

他在港時從不要求外出參觀，只有外出到佛哲書舍跟進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的書籍的訂購情況及到市場買一些廉價的雨傘、雨衣、旅行袋、鬧鐘、藥油、小飾物等帶給斯里蘭卡的親友。這可看到他無欲無求、簡樸及關心他人的一面。

他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他經常問起一些曾幫助過他的人的近況，即使是一些很小的幫助，他都深懷感激。去年他在臨離港之前，特意叫我去買一些食品給志蓮淨苑曾照顧他每餐的工作人員，以報答她們照顧的恩德。這些越是微少的環節越能反映出他的無微不至。

他從不投訴或抱怨任何事情，他每次來港前都是先在印度菩提伽耶指導禪修，然後來港。有一次，他在印度吃了不潔的東西，肚瀉了一段日子，直至來港後還沒有復原。但他完全沒

有對我們說，不過我們見他有異樣之後便向他“迫供”，他才把實情說出來。他的肝退化在他第二年來港時我們得悉。居士說這是他家族的遺傳病，在他家族中不少成員因此病逝，事實上，在葛榮居士剛過身不久，他的姪女亦因此病而身故！我曾帶他到一位很好的中醫處檢查及聽取醫生的意見，那位醫生對他說多作休息及減少操勞便問題不大。但他視利益他人比起自己的健康更為重要。他曾說過不吝嗇自己的生命，只不過若能繼續生存，便能繼續利益他人。

在入定方面，他的日常生活就在定中，所以他的舉止十分柔和、從容、淡然，絕無半點倉卒。事實上，他的舉止給不少人留下極深的印象。若他遇有一些不需對外界交接的空隙時間時，有時會在隨意的姿勢進入深定，身心都止息下來。

他常說：“禪修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禪修是一種生活的藝術。”他就是以身教來說明這點。他的生活就是一種無欲求的生活方式；遍滿慈、悲、喜、捨的生活方式；“無我”的生活方式；解脫自在的生活方式。和他一起可欣賞到他禪修的藝術造詣，這藝術把人生的真、善、美質素發揮至頂點；將佛教兩種最寶貴的特質智慧及慈心發揮得淋漓盡致。

葛榮居士曾對香港南傳佛教禪修的推廣作出很大貢獻：志蓮淨苑的禪修班、太古城的共修班、山上的密集禪修、南傳佛教叢書編譯組以及這份《禪修之友》等，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他的帶動，才能得以成就。現在他已離我們而去了，希望日後不斷更有高質素的禪師來港推動禪修，亦希望本港能培育出本地的大師來推動禪修。最後，更希望各位葛榮居士在港的弟子繼續發揮自利利他的精神，為自己的道業、為推動禪修、為推動佛教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樣便不辜負葛榮居士生前對我們的恩德，不辜負佛、法、僧三寶對我們的恩德！